

溫瑞安現代派武俠小說【肆】

●刀是一場無涯的夢

殺了

●請你動手晚一點

你

●極美麗就是極痛苦

好嗎

●你還愛我嗎？

溫瑞安





溫瑞安現代派武俠小說【肆】

殺了你好嗎



● 溫瑞安



皇冠
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1591種

溫瑞安現代派武俠小說【肆】

殺了你好嗎

溫瑞安◎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發行：皇冠出版社
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
電話：7168888

郵撥帳號 0010426-9 號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責任編輯：蟻曉玲

美術編輯：吳慧雯

印刷者：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中和市中山路2段340巷26號

電話：2489186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一 月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50元

溫瑞安現代派武俠小說【肆】

●刀是一場無涯的夢

殺了

●請你動手晚一點

你

●極美麗就是極痛苦

好嗎

●你還愛我嗎？

溫瑞安





皇冠
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1591種

溫瑞安現代派武俠小說【肆】

殺了你好嗎

溫瑞安◎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發行：皇冠出版社
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
電話：7168888

郵撥帳號 0010426-9 號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責任編輯：蟻曉玲

美術編輯：吳慧雯

印刷者：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中和市中山路2段340巷26號

電話：2489186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一 月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50元



溫瑞安現代派武俠小說〔肆〕

殺了你好嗎



● 溫瑞安

【序】

愛你還是殺你

「我因為愛你才殺你」，這句話在愛情＋武俠小說裏，不但合情，而且合理，更是饒有興味的重心。把「殺」字改為「罵」、「傷」、「害」……也無不可。

武俠小說的改革剛剛開始，方興未艾。每個人都做一些，都創一些，新的傳統就這樣鋪展了開來。

總是認為：作品一定先要感動自己，才能感動別人。但自己感動了並不等於讀者也一定感動。現在寫武俠小說不只是寫幻想中的故事，而是應該注入了自己的經驗、觀念、創意，特別是情感。故步自封，不如不寫。

本書探索的是武俠小說裏（或「極度情境中」）的男女關係。愛情，足以化俠骨為柔情。過去的武俠小說，總是殺氣太大、戾氣太重，畢竟溫柔鄉總勝英雄塚，只不過真英雄者總是要過美人關，正如美人亦要過一過英雄關一樣。

我姓溫，但在創作上，我那膽子總要改姓沙。廣東話「沙膽」的意思是比大膽更大膽。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赴馬行

溫瑞安現代派武俠小說

殺了你好嗎

目錄

〔序〕

愛你還是殺你

007

殺了你好嗎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●刀是一場無涯的夢 | 012 |
| ●右臉的風情 | 019 |
| ●一張橈子扔死一隻蚤子 | 026 |
| ●一個人一個傷口 | 035 |
| ●遇上寂寞就說快樂 | 046 |
| ●沒有黑色的午夜 | 054 |
| ●得意門生 | 060 |
| ●沒有幫不幫的事，只有強不強的人！ | 067 |
| ●庭院深深深十一丈六尺三 | 074 |
| ●而後…… | 083 |

請你動手晚一點

- 焰焰的回憶／女人總是爲情所苦的 096
- 高會花的獨白／女人是不可以虛擲光陰的 106
- 戴寒衝的想法／女人是不可以獨眠的 117

請借夫人一用

- 快哉風 128
- 要闖就闖禍，要打就打破 134
- 禿鷹、老鼠和狗 141
- 吃一驚的艷！ 150
- 極美麗就是極痛苦 157
- 你還愛我嗎？ 164
- 不想傷害她的溫柔 171
- 千一!!! 179
- 無限無限、溫柔溫柔、心頭心頭 186
- 這件事還沒完 192
- 離家總是要出走的 200
- 傷傷傷傷傷傷傷傷！ 207
- 傷 215





殺了你好嗎

●刀是一場無涯的夢 ●右臉的風情 ●一張橈子扔死一隻蚤子
●一個人一個傷口 ●遇上寂寞就說快樂 ●沒有黑色的午夜
●得意門生 ●沒有幫不幫的事，只有強不強的人！
●庭院深深深十一丈六尺三 ●而後……



●刀是一場無涯的夢

那女子陡然掣出了匕首，向他一步一步的逼近來。不知爲什麼，他竟不能動彈。他不能抵抗、不能閃躲、更不能反擊、甚至連動一動指頭也不可能。眼看那女子已逼了近來，他就是無計可施。他急若冰上螞蟻，岸上的魚。那女子逼得如許之近，她只要一動手，就可以殺了自己，可是他仍看不清她的樣貌。她是什麼樣子的呢？他只感覺到一股氣質、一團氣氛、還有一種風情。他爲那女子手裡的匕首所發出青焰一般的寒芒而燦了雙目，並感覺到那匕首因曾藏在女子的懷裡而有點餘溫。那女子舉起匕首之際，袖衿落到小臂上，那眩人的白晢，就像一隻可惡的鶴。那女子是來殺他，那女子一定會殺他的。他就要死了，他甚至揣擬到匕

首擲入他肌裡的銳烈感覺。可是他還不知道那女子是誰，他也不知道那女子為何要殺他——

● 他乍然驚醒。

第一件事，他先要肯定一點：刀還在不在身邊？

在。腰畔和背上的刀仍在。

刀在，命便在了。

第十八次了，他做同樣的一個夢。

完全同樣的夢。同樣的情節，同樣的人物，同樣的感覺，同樣的驚醒。

醒後的他，汗流浹背，只覺秋意裡一陣又一陣的涼颯。

——那女子是誰？

——爲什麼要殺他？

——她會不會就是……謝豹花？！

夢已經醒了，可是在他的感覺裡，夢並沒有過去，夢醒只是向另一場夢逼近。

● 一個完全同樣的夢。

醒來之後的人生，是寂寞的……。

方狂歡一向喜歡做夢。他平生愛熱鬧，交最值得交的朋友、做最難做的事、玩最好玩的女人、殺最難殺的敵人！

就算在生活裡，偶然孤單，在他的夢裡，也是呼朋喚友、痛飲高歌、熱鬧得又鬧又熱！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他就開始有這樣的夢：一個女子，哀哀切切的挽著匕首，要刺殺不能動彈的他。在夢裡的他，卻只能滿懷惶疚，而非仇恨填膺。

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

大概是開始逃亡的時候吧？

——但好端端的，為什麼會逃亡呢？

他拍了拍午寐後微疼的後腦，微吁一口氣：

——都是因為寒溪畔那件事。